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浴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謝遂鍔

山堂肆考卷七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通判

歴代沿革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兵馬漢因之于定國條奏以州大小為設治中別駕諸郡從事史一人秩六百石凡刺史行部從事別乘一乘傳車從行故謂之别駕晉因之而省郡丞隋改別駕治中

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郡贊治後又改為郡丞位在通守下至唐武德元年改郡丞為别駕十年改雍州别駕為長史高宗即位改别駕為長史别駕以皇族為之開元中始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已後或廢或置至文宗用韋處厚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别駕宋太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始置諸州通判大郡置兩員餘置一員州不及萬户不置

岸幘嘯咏

晉謝奕字元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岸幘嘯咏曰我方外司馬也

伐鼓窮歡

王翰徙池州别駕日與才士豪俠飲酒遊畋伐鼓窮歡

兼總幕府

漢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别駕委以腹心兼總幕府

分乘倅車

胡文恭行張士夑制分乘倅車按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禮謂别駕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半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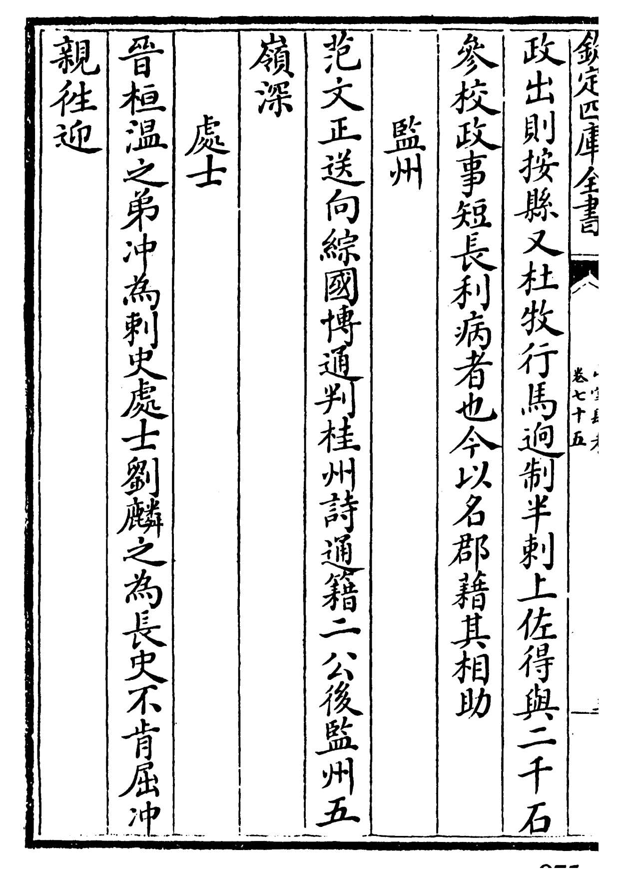
晉庾亮答郭豫書别駕舊與刺史别乘同宣王化於萬里之外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用非其人續通典唐以堂吏朱儉廉為華州别駕給事中蕭倣駁曰别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别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兼副政之名

上佐

職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唐大歷十二年制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差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又宋周必大吉州通判壁記郡丞奏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

按縣

中興會要知成都席益奏州郡置倅所以佐守入則貳



政出則按縣又杜牧行馬迴制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今以名郡籍其相助

監州

范文正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詩通籍二公後監州五嶺深

處士

晉桓溫之弟沖為刺史處士劉麟之為長史不肯屈沖親往迎

英儒

管寧辟文别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題輿

東漢周璟辟陳蕃為别駕蕃不就璟題别駕輿曰陳仲舉座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投傳而去唐陳子昂為鄭資州讓官表題輿佐岳無展驥之能

施榻

晉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仗

常於齋中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豫焉

眉州十篇

吳昌裔嘉定中為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後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

并州三章

宋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

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也但人不敢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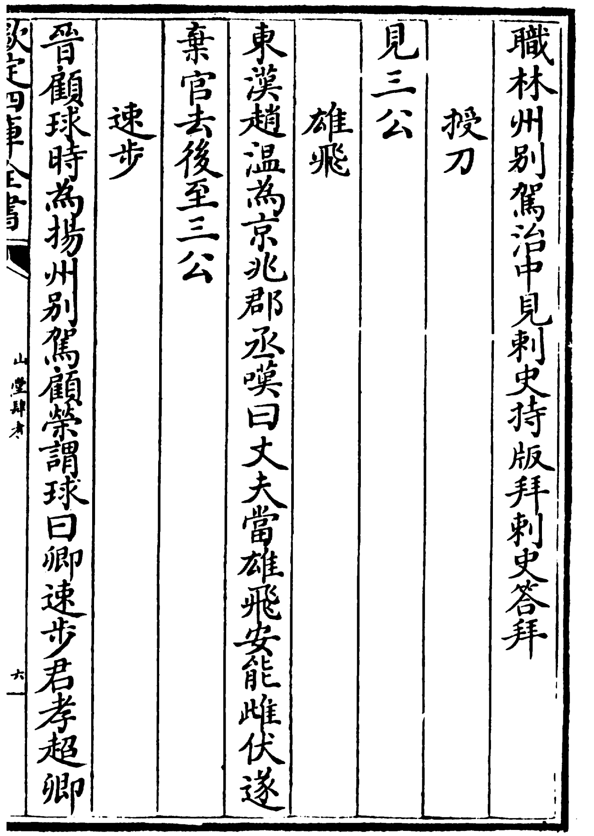
爭權

青箱雜記宋朝下湖南始置通判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所制有錢昆少卿餘杭人嗜蟹常求補郡人問欲何州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可矣蘇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辨獄

宋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誣者之婦與吳姓者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告官以掩已罪也

持版



職林州別駕治中見刺史持版拜刺史答拜

授刀

見三公

雄飛

東漢趙温為京兆郡丞嘆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至三公

速步

晉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君孝超卿

矣按顧和字君孝和始為别駕遷尚書令

皂衣銅印

晉職官志郡丞視通直一梁冠皂衣銅印黄綬秩六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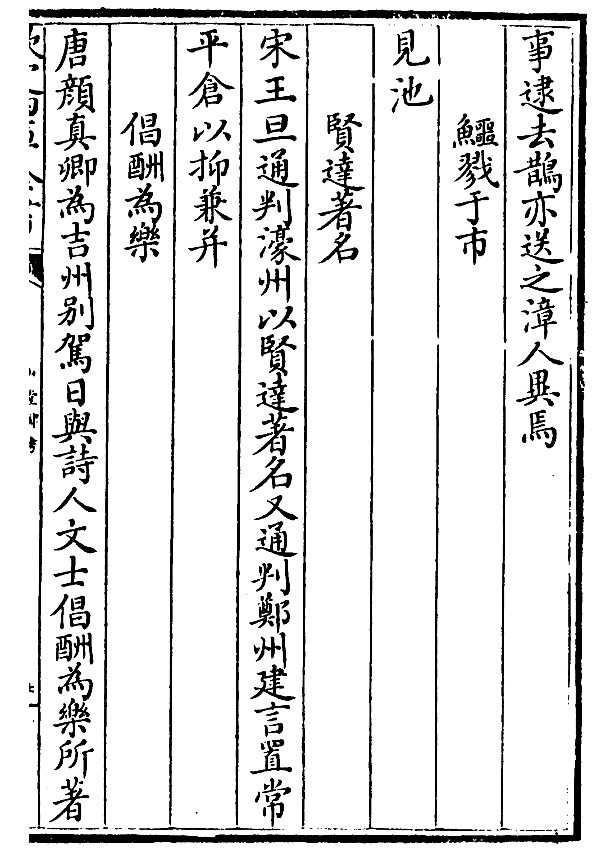
石

朱紱銀章

李白送弟鄱陽司馬詩朱紱白銀章上官佐鄱陽

鵲棲於廳

宋柯述熈寧中通判漳州以救饑得民有雙鵲棲其廳


事逮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

鱷戮于市

見池

賢達著名

宋王旦通判濠州以賢達著名又通判鄭州建言置常平倉以抑兼并

倡酬為樂

唐顔真卿為吉州别駕日與詩人文士倡酬為樂所著

有廬陵集

政尚仁恕

唐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將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治號嚴明

唐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横元忠笞殺之權豪憚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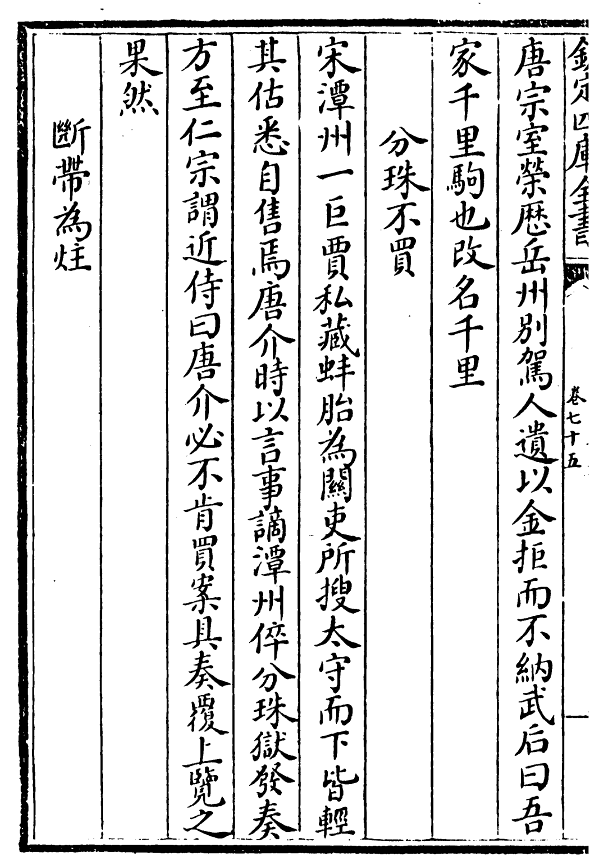
人表士則

隋盧昌衡開皇初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士則

民静吏閒

宋趙衆為四川龍川簽判作吏隱堂有詩云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村村静吏束刑書日日閒

遺金不納



唐宗室滎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也改名千里

分珠不買

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闗吏所捜太守而下皆輕其估悉自售焉唐介時以言事謫潭州倅分珠獄發奏方至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上覽之果然

斷帶為炷

唐皇甫無逸萬年人隋荆州司馬誕之子也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輙閉閤不通賔客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謹慎每上表疏讀數十過猶懼未審使者上道猶進省再三乃得遣

以書當田

宋葉虞仲玉山人通判江州持身甚廉其邦人有解官歸者遽斥田數十頃以誇虞仲虞仲笑曰吾貧甚不能

辦此請以二十櫃書當之

山水顯著

唐柳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間其湮厄感鬱之氣一寓諸文而永之山水從此顯著

流品澄別

唐元和後朱紫混淆并韋處厚乃奏兩輔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荆州從事

世說習鑿齒有史才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荆州治中别駕其謝箋曰不遇明公荆州一從事馬耳

洛陽主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早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飛章自劾

唐李臯字子簡為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值歲歉有

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椽吏乞候上旨皐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引咎自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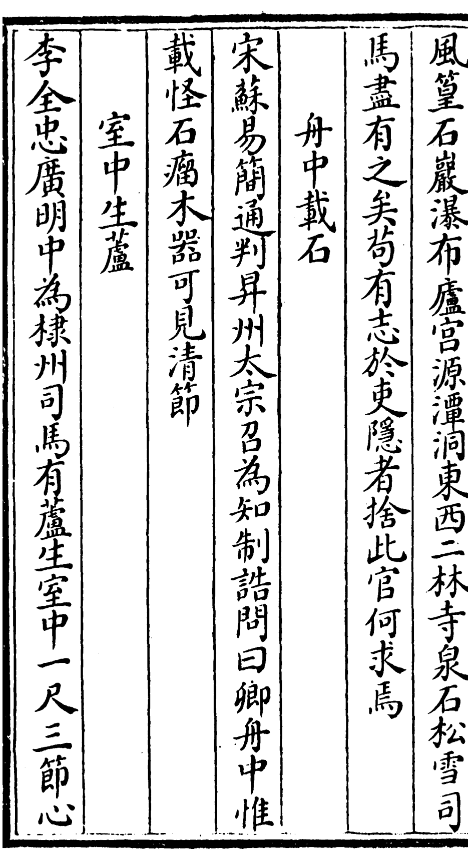
唐蘇世長歷陜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承上率下

白居易制郡邑之閒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

養志忘名

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逸惟司馬綽綽可以從



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舟中載石

宋蘇易簡通判昇州太宗召為知制誥問曰卿舟中惟載怪石瘤木器可見清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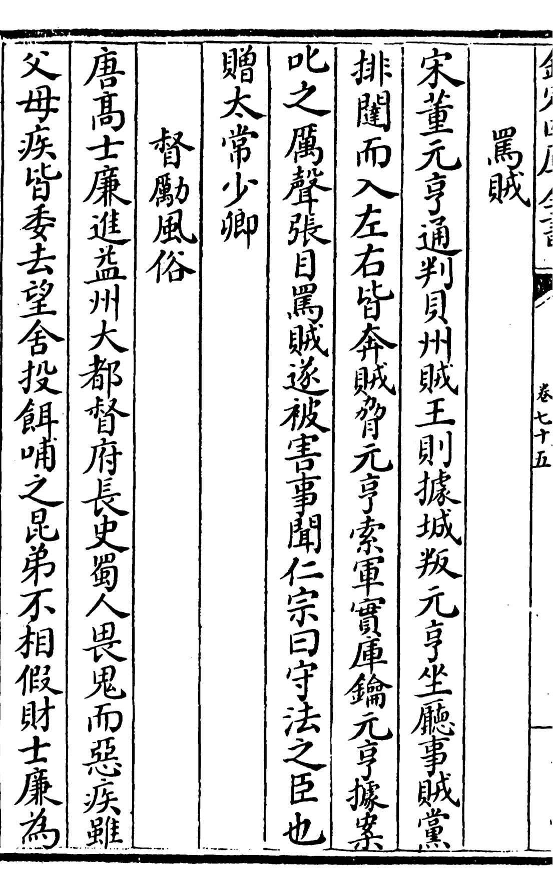
室中生蘆

李全忠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室中一尺三節心

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毋乃為怪歟建曰蘆芽賴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可舉死推全忠為留後朝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黥僧

宋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乃悉黥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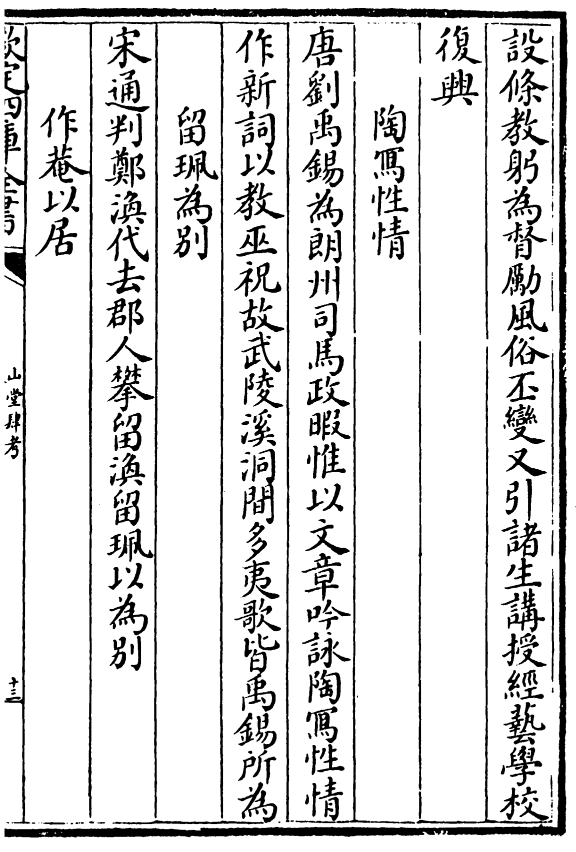


罵賊

宋董元亨通判貝州賊王則據城叛元亨坐廳事賊黨排闥而入左右皆奔賊脅元亨索軍實庫鑰元亨據案叱之厲聲張目罵賊遂被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督勵風俗

唐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疾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



設條教躬為督勵風俗丕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
復興
陶寫性情
唐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政暇惟以文章吟詠陶寫性情
作新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閒多夷歌皆禹錫所為
留珮為別
宋通判鄭渙代去郡人攀留渙留珮以為別
作菴以居

宋任伋字師中為齊安令其民愛之因買田以居通判黄州郡人德之為作師中菴任公亭蘇轍作記

數抗知州

宋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黄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隂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隂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驚為貸

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

奏罷内侍

宋劉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詰治數日而決是時章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聖浮圖内侍張懐信督役嚴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獨抗言於朝罷懐信歸

不去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别駕别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

怒欲去之恂曰徹去屏星毁國舊儀别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按廣韻屏星車轓也

不稅農具

言行録宋吕許公通判濵州人稱其材王文正旦謂王沂公曽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税農具數事後卒與沂公竝相按許公嘗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國家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

荆楚之才

晉羅含字君章耒陽人桓温臨州轉别駕温常集僚屬問羅生何如人時有答者曰可謂荆楚之才温曰此乃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台輔之量

宋李沆通判澶州趙昌言喜推奬後進謂沆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又富文忠公弼從王曽辟通判鄆州時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有宰相之器遂召還

易貢使書

言行錄宋蘇文忠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驕慢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

籍司吏贓

宋孫昭遠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横甚公一日攝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寘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

風月為主

唐白居易元和中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司馬𦘕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乃築草堂于香爐峰北以自適

文章著名

宋晁補之通判揚州以文章著名太守蘇軾稱為風流賢別駕

心在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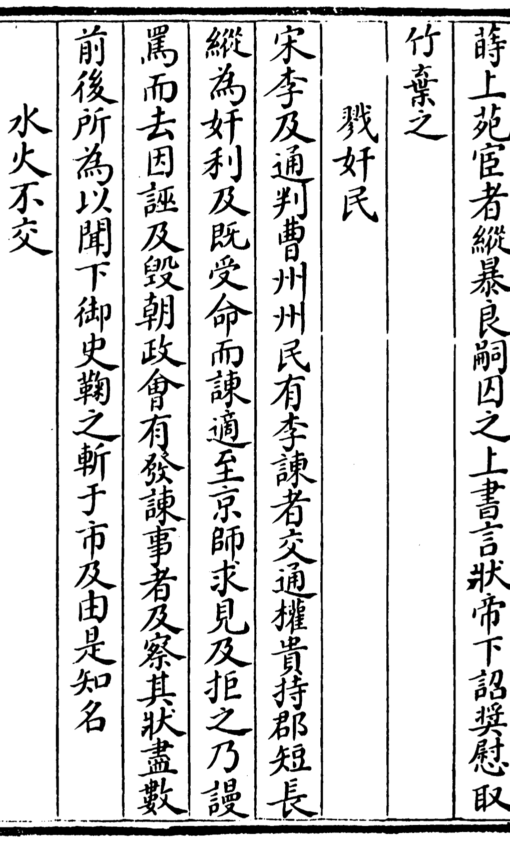
唐玄宗時貶張九齡為荆州長史常登南樓嘯咏賦詩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又辟孟浩然於幕府

躬冐矢石

宋黄友通判檀州會金人背盟郭藥師以常勝軍叛燕士響應友獨領數千人與戰躬冐矢石破唇裂齒欽宗召見稱嘆賚予甚渥

因宦者

唐蘇良嗣為荆州長史高宗遣宦者采怪竹於江南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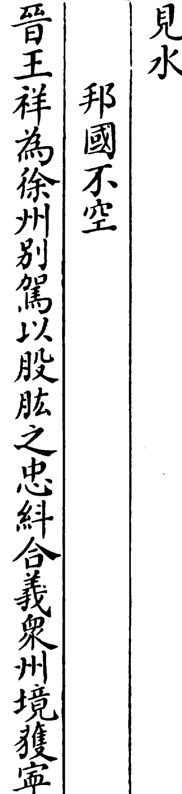


蒔上苑宦者縱暴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奬慰取竹棄之

戮奸民

宋李及通判曹州州民有李諫者交通權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拒之乃謾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及案其狀盡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鞫之斬于市及由是知名

水火不交



見水

邦國不空

晉王祥為徐州别駕以股肱之忠糾合義衆州境獲寧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遇事敢為

宋鄭剛中為温州通判遇事敢為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者給一錢戒曰勿拭

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見義則服

宋蘇頌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邉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所信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

登城泣禱

隋張祥為并州司馬時漢王諒作亂縱火燒郭下百姓驚駭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再拜泣禱曰神其有靈

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

移牀清論

冀州刺史裴徽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疲倦天時大熱移牀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别駕

直攻時相

宋辛元龍字震甫江西瑞州高安人號松垣為鄂州通判上書雪濟邸之寃攻時相史彌遠之惡言甚痛切嘗以詩援任濤例求免稅丁太守判云松垣筆力破滄溟

欲援任濤免稅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圖經

不屈勲臣

宋王濟通判鎮州其牧守多勲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屈撓戎卒頗恣暴不法至為盜賊或夜焚民居濟乃率所部壯士數十潛往窺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便斬之馳奏其事上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輒杖脊送闕下軍府畏肅屢下詔褒奬

心如鐵石

隋循吏傳陳肅字弘儉心如鐵石老而彌篤為頴川郡丞有清名賜絹百疋

胸無芥蔕

宋蘇軾哲宗紹聖間貶瓊州别駕安置昌化軍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洞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咸得其歡心

以恬退薦

王安石通判舒州時文彦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安石不就

以清潔聞

宋孔勗通判廣州以清潔聞真宗東封時召知曲阜縣勗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勗皆慰遣之

有神呵護

唐蕭遘字得聖蘭陵人貶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神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後得聖謁白帝廟見帝類向所睹者得聖後為相按播州屬四川即秦夜郎地

為帝尊憚

唐劉齊賢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令捕之帝曰齊賢豈捕鷂人耶安得以此待之

公著賢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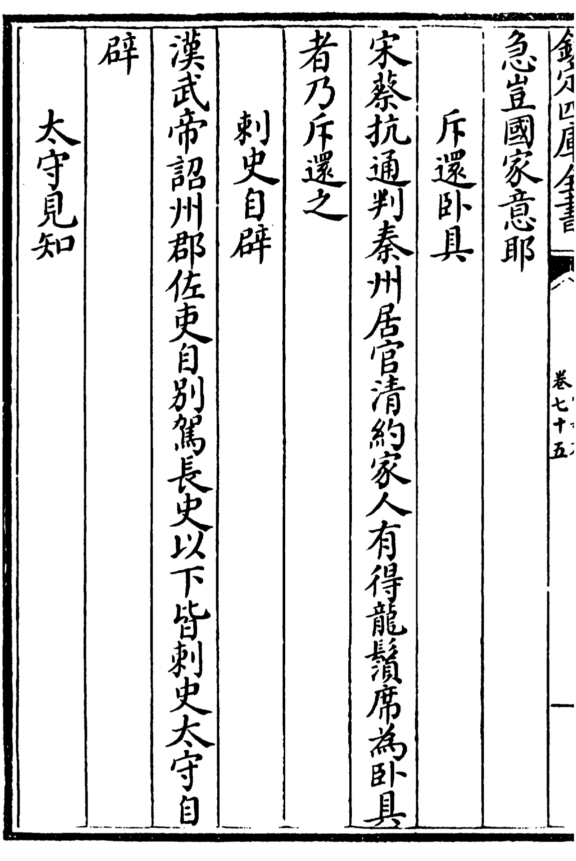
歸田錄歐陽公知潁州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耳後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

公望直聲

宋賈公望通判平江府有直聲時朱勔父子用事公望有詩曰正直士流少傾邪朋類多陽光一銷爍不復見妖魔朱大銜之竟罷去按平江府即今蘇州府宋政和中置

不予庫錢

唐蘇頲字廷碩開元中為益州長史時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買錦半臂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



急豈國家意耶

斥還卧具

宋蔡抗通判秦州居官清約家人有得龍鬚席為卧具者乃斥還之

刺史自辟

漢武帝詔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

太守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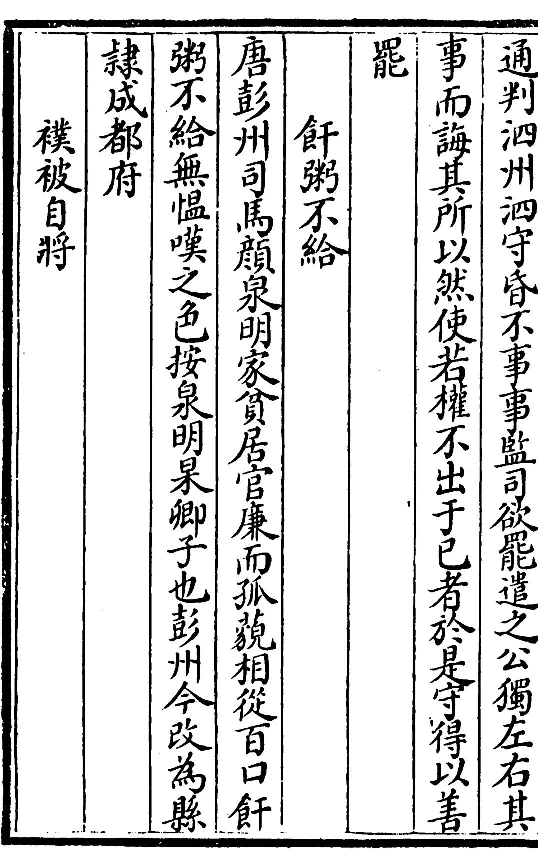
宋周敦頤通判虔州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省于奉身而燕及惸嫠守趙抃熟視其所為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氣節自任

宋陳堯咨通判濟州以氣節自任

獄訟不冤

言行録宋蔡文忠公齊通判兖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寛由是獄訟不冤又趙清獻公抃



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事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于已者於是守得以善罷

飦粥不給

唐彭州司馬顏泉明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飦粥不給無慍嘆之色按泉明杲卿子也彭州今改為縣隷成都府

襆被自將

唐蘇瓌轉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奇
產前長史皆取巨萬瓌獨单身襆被自將

著尊堯集

宋陳瓘字瑩中南劍人通判明州以職田之入頗厚盡
棄于官以歸在郡時嘗著尊堯集

獻平戎策

宋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睦州趙元昊欲叛公獻
平戎十策

廢井得屍

宋黄幹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疑獄幹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因呼因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我悉知之矣因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

火樓伺冦

宋楊抗通判辰州蠻冦剽掠辰境抗置立火樓伺其出入則鳴鼓爲號遠近相援蠻冦震駭遂屏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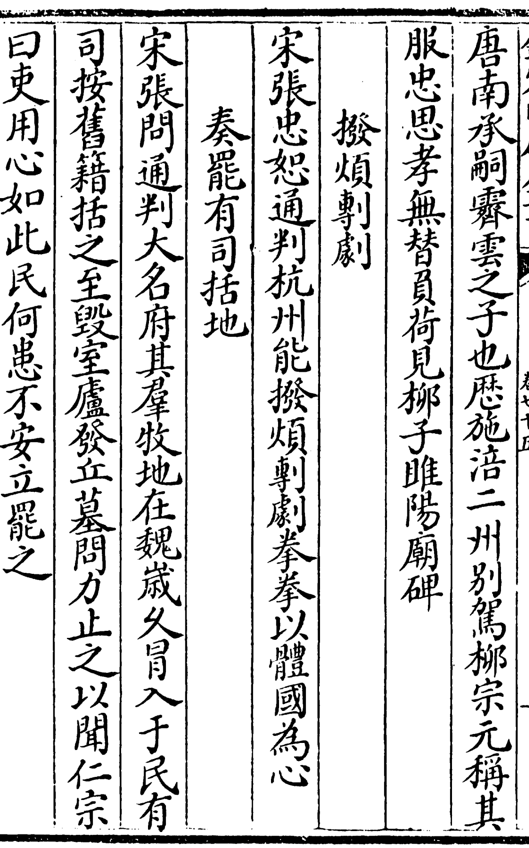
不肯致恭

唐宗室李道欽為别駕見刺史鶩放不肯致恭孔若思為衛州刺史劾奏道欽請訊狀有詔今後别駕見刺史致恭

不欲委罪

宋太平興國初張齊賢通判衛州時知州鞫刧盜十餘皆論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懼譴責齊賢曰齊賢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為功乎但令改正而已

服忠思孝



唐南承嗣霽雲之子也歷施涪二州別駕栁宗元稱其服忠思孝無替負荷見栁子睢陽廟碑

撥煩剸劇

宋張忠恕通判杭州能撥煩剸劇拳拳以體國為心

奏罷有司括地

宋張問通判大名府其羣牧地在魏歲久冐入于民有司按舊籍括之至毀室廬發丘墓問力止之以聞仁宗曰吏用心如此民何患不安立罷之

奏免荒田輸租

宋宗澤通判登州境內有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皆橫取于民者澤奏免之

薦賢人

晉東海越王充州牧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參畫幙府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統舉鄒鑒阮修程牧時以為知人

定諜卒

宋趙挺之通判德州哲宗即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以時給卒怒諜入府守趨避挺之坐堂上呼問其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為首者衆即定

禁事祈禳

宋周湛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于石以教之仍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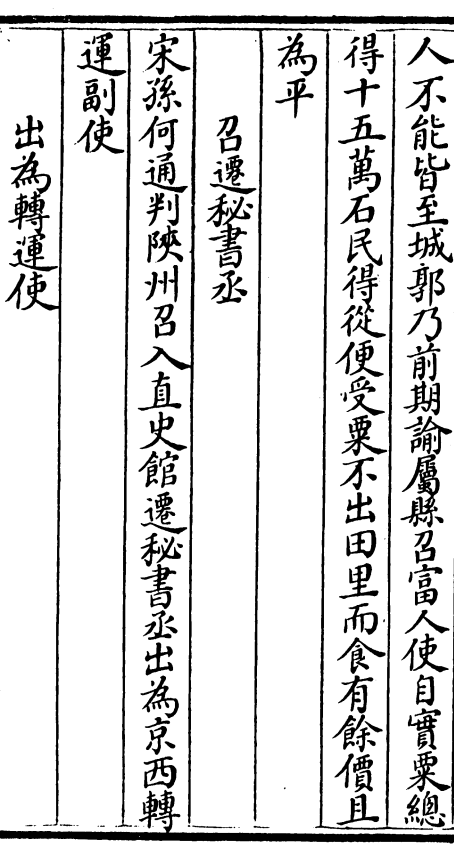
勿取薪炭

宋鮮于侁通判綿州吏以貪濫成風至課士卒以供薪炭𠕅豆侁一切勿取郡守以下效之

開倉賑民

隋書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饑將開倉以賑給之官屬咸曰當待詔敕不可擅開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竟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

實粟便民



宋曾鞏為通判歲饑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乃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總得十五萬石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價且為平

召遷秘書丞

宋孫何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出為京西轉運副使

出為轉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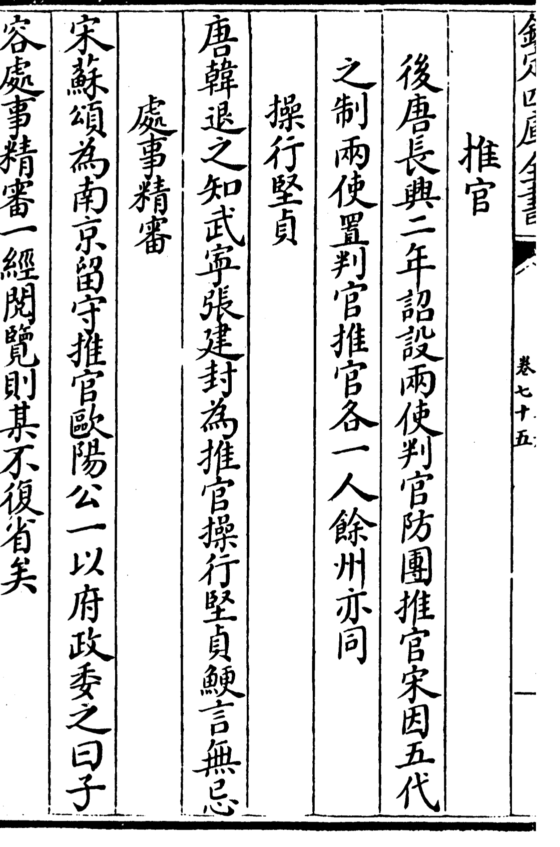
宋王隨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

鑿石徙溪

宋安丙通判隆慶府郡嘗大水丙白守發常平賑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

積粟練兵

宋陸游通判夔州嘗陳進取之策于宣撫王炎以為經畧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以俟釁



推官

後唐長興二年詔設兩使判官防團推官宋因五代之制兩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同

操行堅貞

唐韓退之知武寧張建封為推官操行堅貞鯁言無忌

處事精審

宋蘇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閲覽則某不復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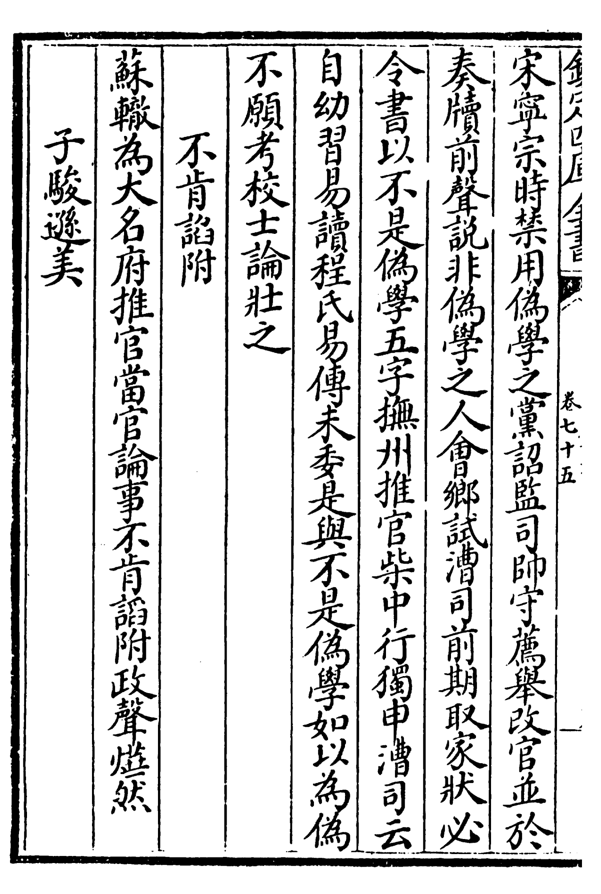
被薦推友

通畧宋李常為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推其友劉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竝薦之

爭獄棄官

宋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能直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運使感悟囚賴以活

不願考校



宋寧宗時禁用偽學之黨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不肯諂附

蘇轍為大名府推官當官論事不肯諂附政聲熖然

子駿遜美

宋鮮于侁字子駿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歷中歲旱求直言侁推灾異所由與及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甚切直唐介同鄉曲稱其才于上官乞交章引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之美乞移與之介益嘆其賢

若水雪寃

言行録宋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雪寃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太祖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遷為樞密副使在同州時有富民失其

女奴其父母訟于州獄吏挾怨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棄之水中遂失其尸罪皆應死若水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引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獄吏于何地太守嘆服

擊蛇服衆

宋孔道輔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以為神州將欲驗視以聞率其屬往拜之而

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知名石介有擊蛇笏銘

鬻馬歸鄉

言行録范文正公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以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每歸廨必記往復辯論之説于屏上比及去官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秉正不阿

宋呂餘慶初仕周為許州推官秉正不阿臨事有斷

執論不奪

樓攻媿集宋陳希點字子與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

丘公宻為守屢以職事爭辯丘公或憑怒折之公退立

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于再三竟不能奪

府事悉咨

宋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

公白其誤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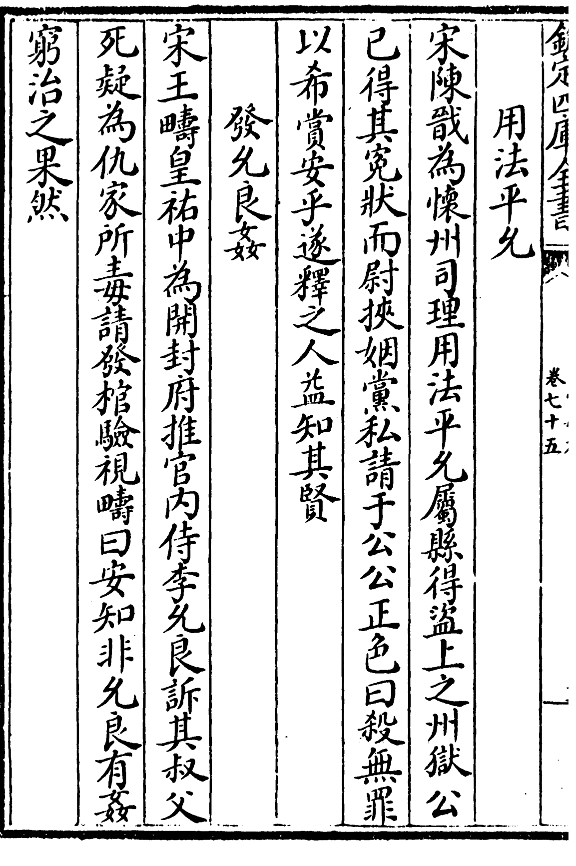
字而輕數人之命乎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焉

遇事特訪

宋梁顥為大名府觀察推官真宗幸大名訪羣臣遇事顥因上䟽時論偉之除知制誥

持身清介

宋潮州司理洪天錫持身清介是非不可回折州有勢家奪民田者公斷還之



用法平允

宋陳戩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已得其寃狀而尉挾姻黨私請于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

發允良姦

宋王疇皇祐中為開封府推官内侍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為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疇曰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之果然

治冷清罪

宋韓獻肅公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為疑吏收捕驗問無實猶止覊置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甚切清遂伏罪

氣貌不凡

宋康定間程珦通判南安軍時周敦頤為司理珦視其氣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因命二子顥頤受學焉

聲聞益遠

宋蘇文忠攝開封府推官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作箴諷守

宋李肅號巽巖為雅州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

以法制人

宋胡瑗為丹州推官於政暇則以湖州學法隨人賢愚訓迪之由是士多造就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也

宰相才

宋呂文穆公蒙正既致仕居洛真宗祀汾隂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任頴州推官宰相才也遂至大用

宰相器

胡氏傳家録韓忠獻王琦從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分俸贍族

宋周堯卿為衡州司理叅軍居官盡職俸禄雖薄必分以贍宗族朋友不少吝惜

積穀饋軍

宋俞獻卿為昭州軍事推官初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後大兵至賴以饋軍

拒增鹽筴

宋四川總督符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

推官李𤎩𤎩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之風

論召水災

宋蘇州推官蒲宗孟英宗以水災求直言宗孟上疏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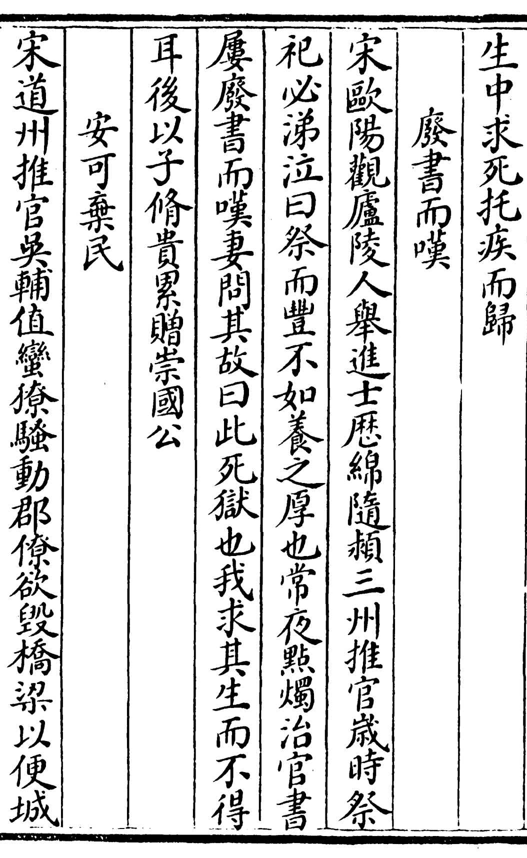
陰象婦女陰類兵陰物閹宦陰之餘姦臣陰之極邪佞

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雨潦之變殆為是七者所召也

托疾而歸

宋永州司理劉芮鞫獄為法家䟽駁芮謂今觀䟽駁者

之設意大與古人用心不同從古惟聞死中求生不聞



生中求死托疾而歸

廢書而嘆

宋歐陽觀廬陵人舉進士歷綿隨賴三州推官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厚也常夜點燭治官書屢廢書而嘆妻問其故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後以子脩貴累贈崇國公

安可棄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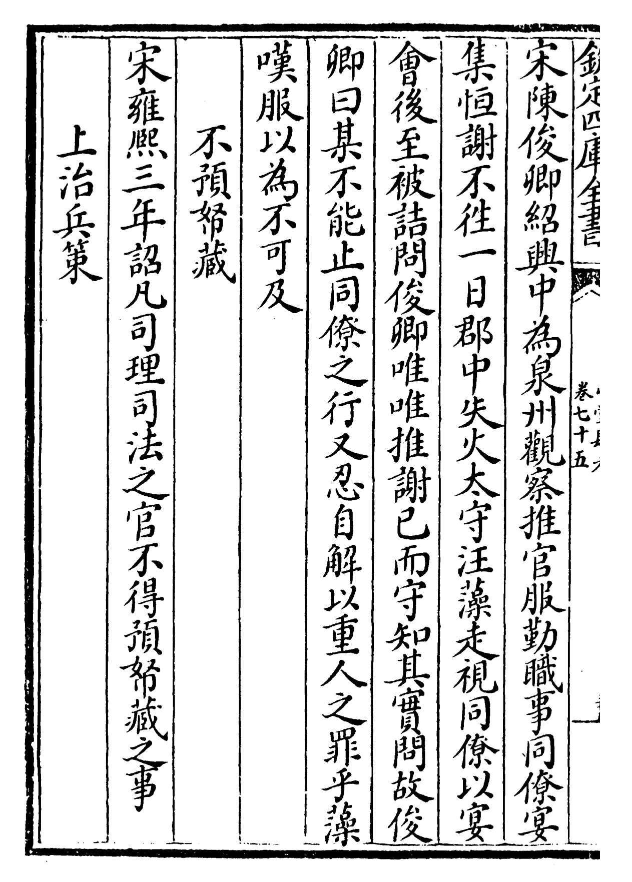
宋道州推官吴輔值蠻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便城

守輔曰自橋而南者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不忍擠人

宋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于郡公明其寃狀守將謂曰劾縣枉獄當得重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事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嘆服滕公甫力薦其才

不赴宴集



宋陳俊卿紹興中為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事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藻走視同僚以宴會後至被詰問俊卿唯唯推謝已而守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忍自解以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為不可及

不預帑藏

宋雍熙三年詔凡司理司法之官不得預帑藏之事

上治兵策

東都事畧徐禧上治兵策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

太子中允

原僞印情

宋趙抃為武安軍節推民有赦前造僞印赦後用之者

吏皆以為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

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提舉

此即漢耿壽昌常平之任也自衛李悝制平糴之法

漢人因之則謂之常平然漢人特置倉猶領之于大司農至宋淳化中建常平倉景祐中令轉運司與長史舉所部官專領之然猶隷漕臣及煕寧中乃遣使提領則提舉長平始于此政和初詔江淮荆浙等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三年詔河北京東路推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則提舉茶鹽始于此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紹興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司併入茶鹽司九年改常平官爲經

制其路幹辦常平等公事未幾經制司罷復爲常平官復置提舉東南以茶鹽司兼領四川以提刑司兼領十五年户侍王鈇言常平法望復置提舉官乃命諸茶鹽官改充提舉常平茶鹽惟四川廣西以憲臣兼領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領仍令監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錢物者按劾以聞又舊制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市舶而州郡不復預矣

治荒修廢

宋神宗職官志提舉常平司掌常平斂散之法申嚴免役之政令治荒修廢賑民饑阨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軟或犯法則隨其職事奏劾

裕民阜邦

哲宗職官志提舉常平司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無歲之豐凶而斂散賑濟之凡役錢視其產之厚薄人吏廩禄視其執役之重輕凡

市役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乘其貿易以平物價皆舉行其政令以裕民力而阜邦財及掌按察官吏之事

按逐贓吏

晦庵集潘時字德鄽遷江東提舉入境即發贓吏一人故相有為請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所過延見父老以次召問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飾供帳鈴鍵吏卒無不肅然

拯救饑民

朱文公行狀公孝宗時提舉浙東時饑民滿野先生條具利害奏請拯救全活饑民無慮數十萬及按劾贓吏舉行荒政一路肅然

發倉佐軍

宋鄭尚書丙提舉湖南李金陷郴州尹寬起寧遠縣以應之衡邇賊巢提刑託行部以避其鋒常平亦置司在衡公兼程疾趨督州將治城訓兵民恃以安又乞部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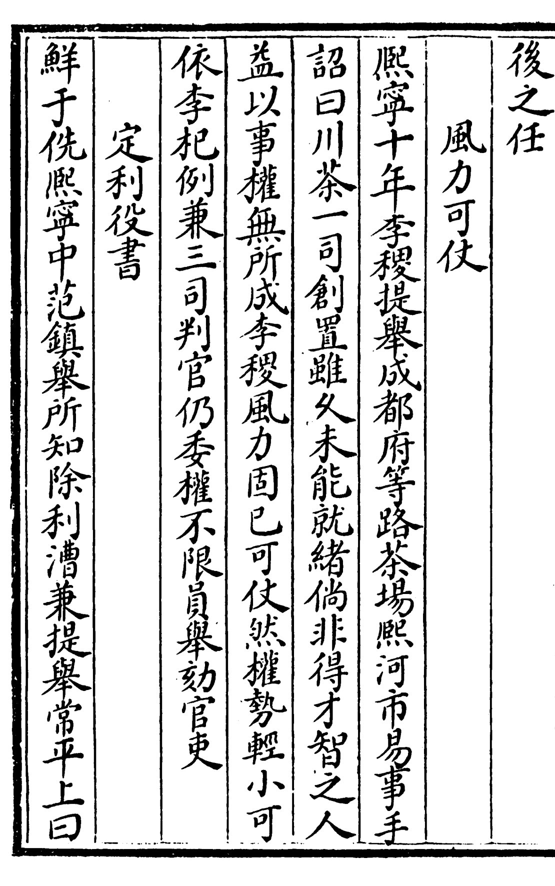
濟師糧餉不足發倉佐之後賊平公協助之力爲多

賫海佐國

龍溪除起琮制掌摘山賫海之利以佐國用視歳額之登損以詔賞罰且給之不如期鬻之不如式與州之不加恤者皆劾以聞

委寄非輕

紹興中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委寄非輕苦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莊可即來稟議然



後之任

風力可仗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熙河市易事手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倘非得才智之人盖以事權無所成李稷風力固已可仗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員舉劾官吏

定利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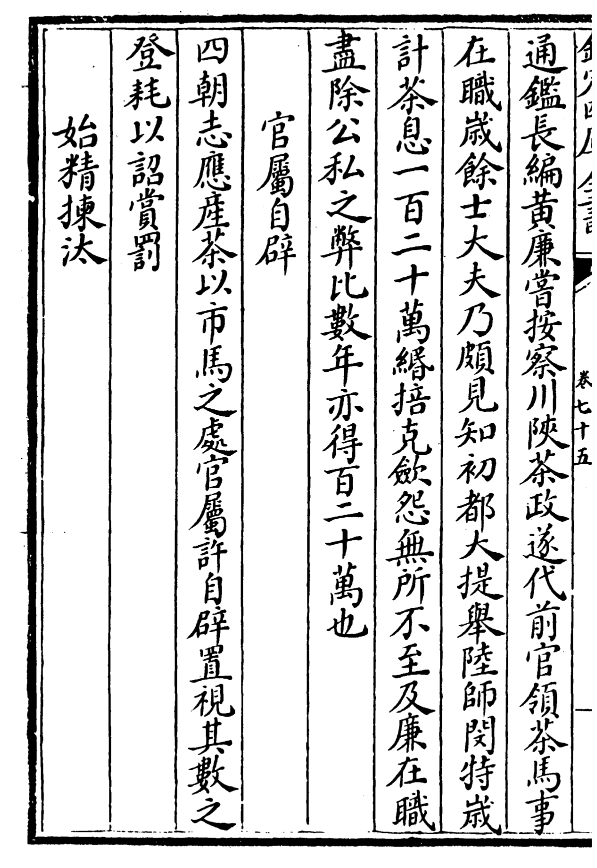
鮮于侁熙寧中范鎮舉所知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

鮮于侁所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

覈常平數

宋黄適撰謝殿撰師稷行狀公遷湖南提舉常平赴闕奏事上曰卿到任後有民間利害奏之無隱會湖北郡常平多所侵用文書類載虚數而已公悉為覈實具奏乞自今諸郡主管官秩滿並以實數付之新至者朝廷可其說自是遇水旱皆可贍給

士夫見知



通鑑長編黄廉嘗按察川陝茶政遂代前官領茶馬事在職歳餘士大夫乃頗見知初都大提舉陸師閔特歳計茶息一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及廉在職盡除公私之弊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也

官屬自辟

四朝志應產茶以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

始精揀汰

續會要先帝市馬于邊有司倖賞率以駑駘充數紹聖中提舉程之邵始精揀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多而茶息厚

能就事功

提舉李稷言一年通計課利錢七十六萬緡上批蜀茶變法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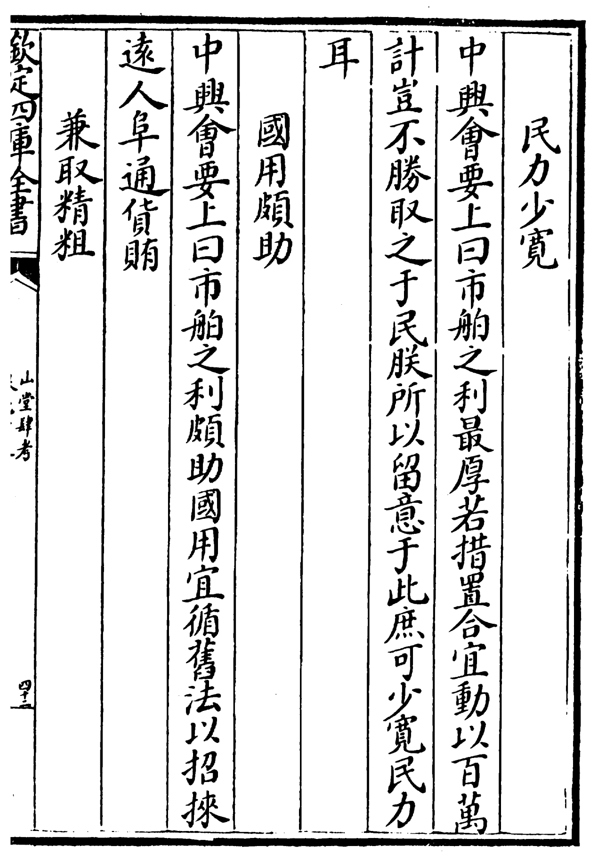
增額十一引

中興係年録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

人輸引錢市利八百文至紹興十三年遞增為十一引時物價騰踴茶商取息頗厚明年主管官賈思誠又增為十一引三百文于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錢視建炎倍增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

加錢一百萬

初蜀茶額錢三十萬至提舉李稷加至五十萬後陸師閔代稷又加為一百萬



民力少寬

中興會要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可少寬民力耳

國用頗助

中興會要上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

兼取精粗

會稽圖經王絲紹興人以侍御史為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例番稅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夷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

特進奇巧

唐嶺南市舶使周慶立特造奇巧之器以進侍御史柳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以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也玄宗稱善

總幕官

漢衛青征匈奴大克之拜大將軍于幕中李廣傳注幕府者以軍募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遮之後世幕官之名始此

典文章

東漢竇憲平匈奴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下以典文章

作書檄

魏陳琳字孔章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琳作書及檄草成太祖先苦頭風卧讀琳所

作頭風頓愈

馬曹

世說晉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叅軍冲問卿何署對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驢府

世說晉謝超宗坐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

為司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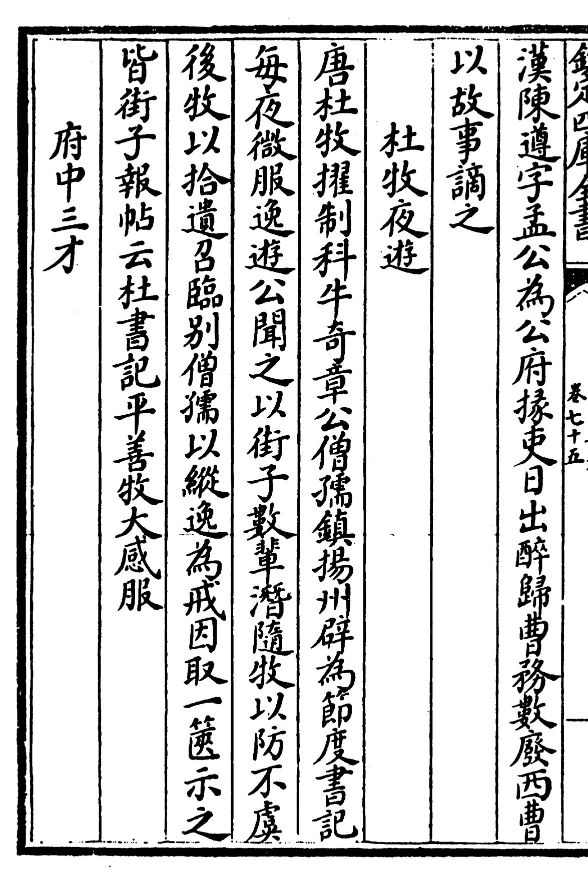
元僚

晉王儉字仲寳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沔書美之杲之字景行

健吏

唐魏元忠鎮朔方崔日知與張說同為判官以健吏稱

陳遵日醉



漢陳遵字孟公為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務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

杜牧夜遊

唐杜牧擢制科牛奇章公僧孺鎮揚州辟為節度書記每夜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臨別僧孺以縱逸為戒因取一篋示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大感服

府中三才

世說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按慶孫名輿陽仲名滔景聲名邈太傅司馬越也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河東三絶

唐徐彦伯調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户韋暠善判司事李亘善書而彦伯善屬辭時稱三絶

三語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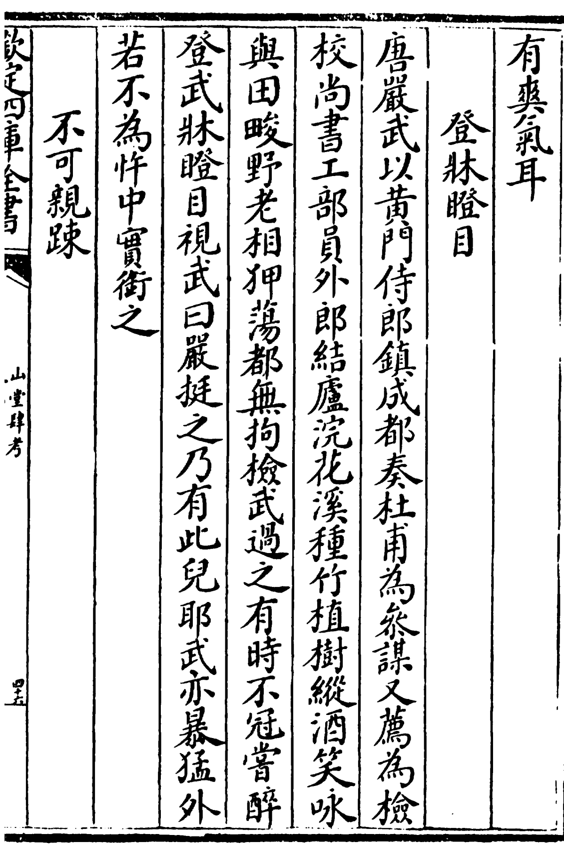
晉陳留阮瞻字千里有令望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㫖同異答曰將無同戎善其言辟為掾時人謂之三語掾

七品官

袁州司户廳壁記唐代司户職任煩重目為七品要官

以板拄頥

晉王子猷為桓車騎冲叅軍冲謂曰卿在府久府事當相料理子猷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頥云西山朝來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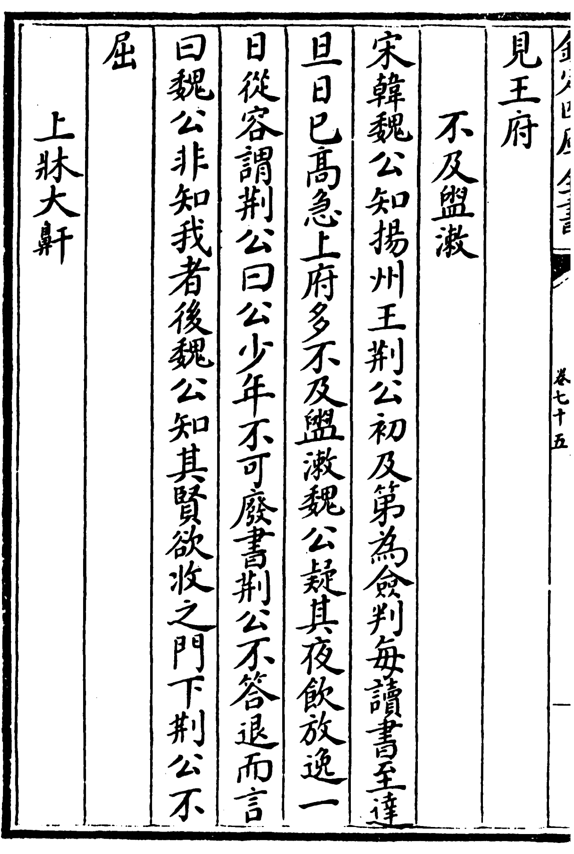


有爽氣耳

登牀瞪目

唐嚴武以黄門侍郎鎮成都奏杜甫為叅謀又薦為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結廬浣花溪種竹植樹縱酒笑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耶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實銜之

不可親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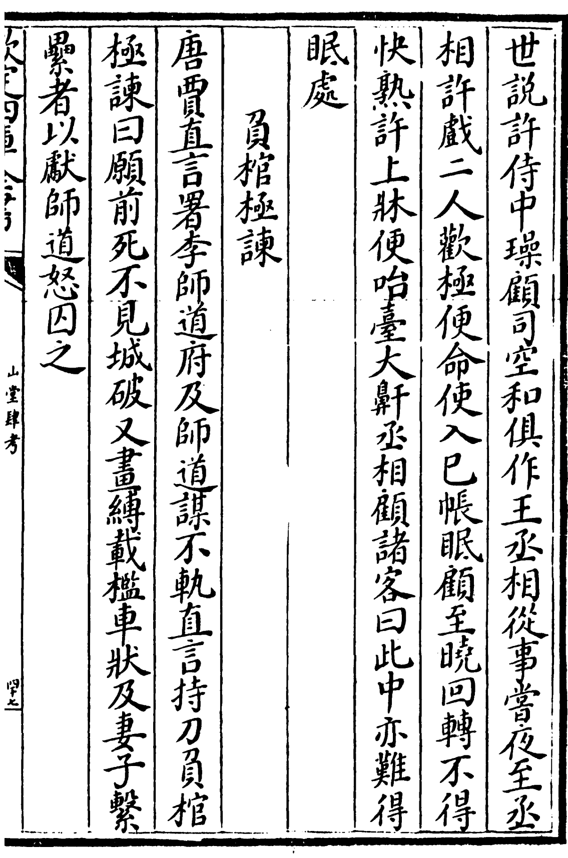


見王府

不及盥漱

宋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公少年不可廢書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後魏公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不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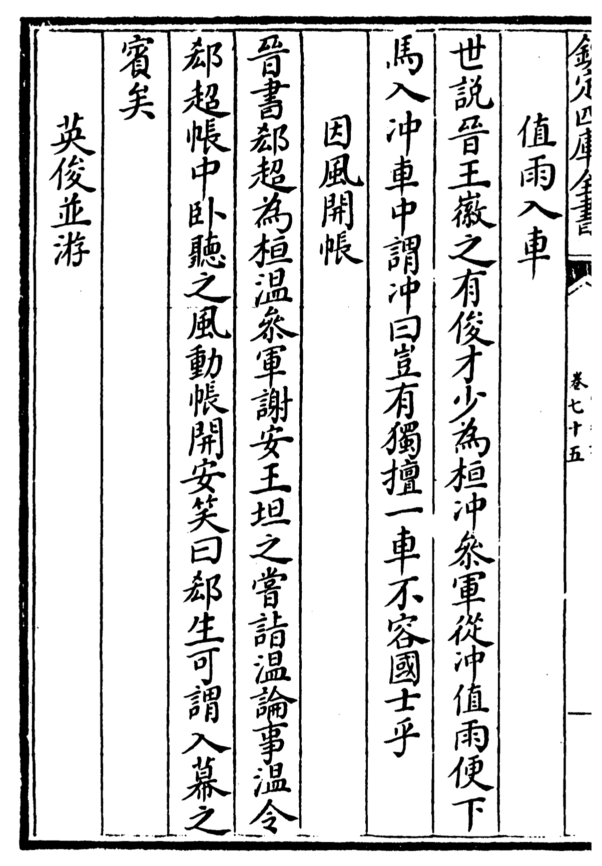
上林大軒



世說許侍中璪顧司空和俱作王丞相從事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負棺極諫

唐賈直言署李師道府及師道謀不軌直言持刀負棺極諫曰願前死不見城破又畫縛載檻車狀及妻子繫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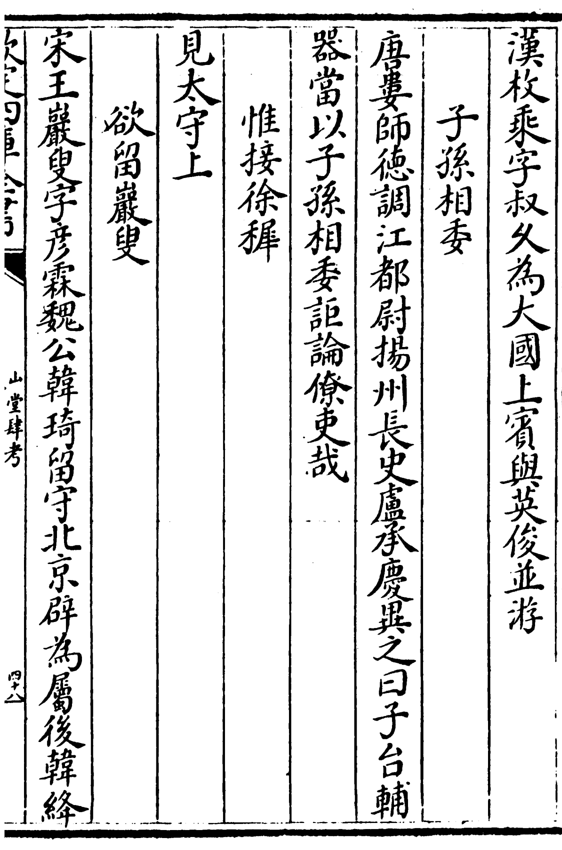
值雨入車

世說晉王徽之有俊才少為桓沖叅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

因風開帳

晉書郄超為桓温叅軍謝安王坦之嘗詣温論事温令郄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英俊並游



漢枚乘字叔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

子孫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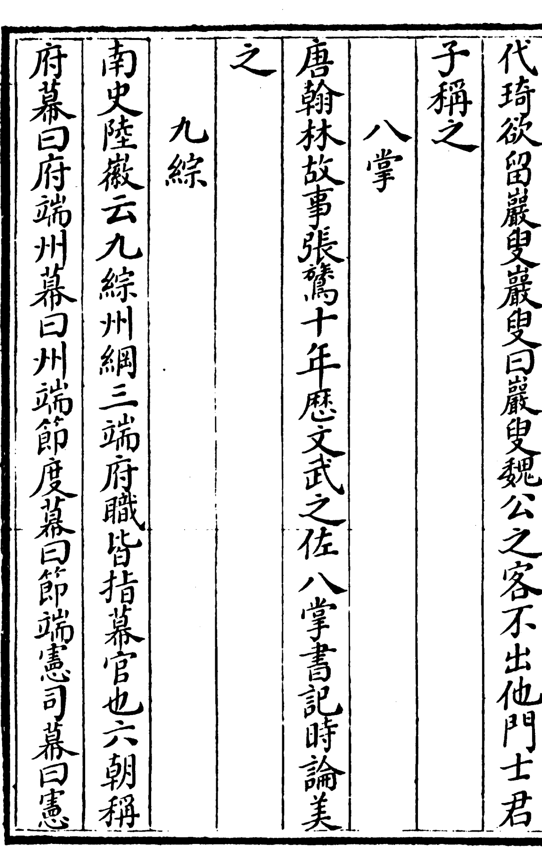
唐婁師德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慶異之曰子台輔器當以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

惟接徐穉

見太守上

欲留巖叟

宋王巖叟字彥霖魏公韓琦留守北京辟為屬後韓絳



代琦欲留巖叟巖叟曰巖叟魏公之客不出他門士君子稱之

八掌

唐翰林故事張鷟十年歷文武之佐八掌書記時論美之

九綜

南史陸徽云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

端

坐榻與語

晉劉爰之少為殷中軍知稱之於庾公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是日殊不稱庾少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按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之氃氋而不肯舞故比之

登樓與談

見月

廊廟才

吳録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之才後為相

霹靂手

唐裴漼字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州刺史李崇義内輕之諭之曰同州吏事頗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之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進紙筆為省決一日

而畢既予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武昌多士

晉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時武昌號為多士又唐僖宗紀鄭從讜充河東節度使自擇衆佐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宣州多賢

韓文云當今藩翰之賓客唯宣州為多賢

郝隆蠻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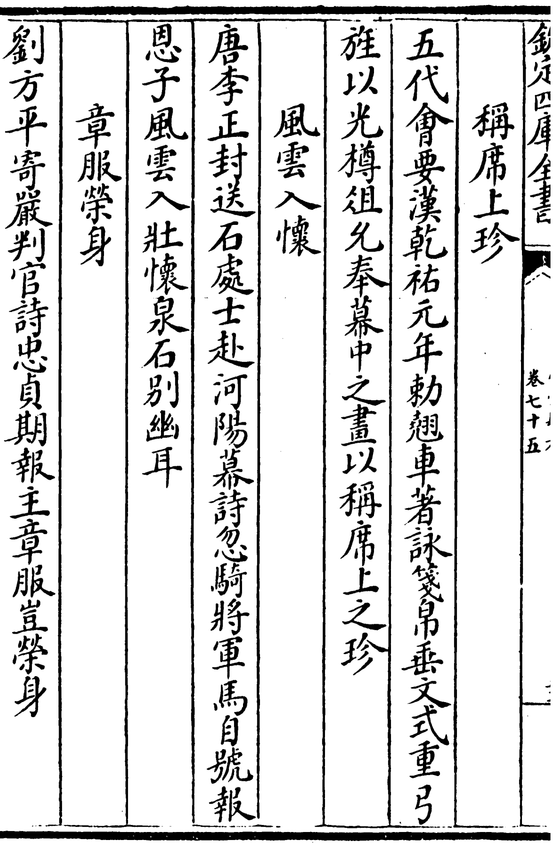
世說郝隆為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叅軍那得不蠻語耶

祥正天才

宋郭祥正字功父其母夢李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

豈池中物

唐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府倉曹參軍謂思謙曰公豈池中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重此府耳



稱席上珍

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勅翹車著詠箋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樽俎允奉幕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

風雲入懷

唐李正封送石處士赴河陽幕詩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别幽耳

章服榮身

劉方平寄嚴判官詩忠貞期報主章服豈榮身

賀得賢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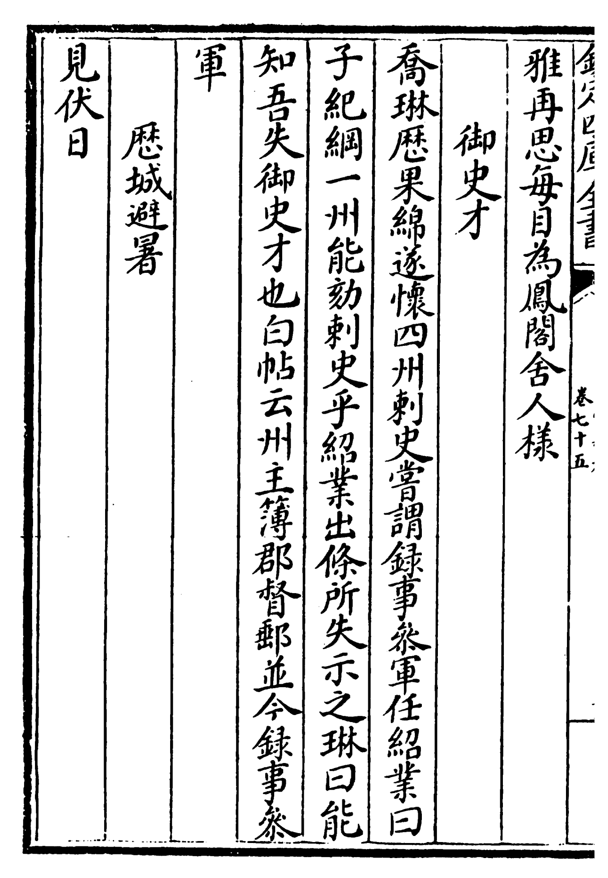
韓退之代李翶與李浙東書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翶到京師馳往省之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擇得名流

唐崔衍遷宣歙觀察使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憲司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多致顯達

舍人様

唐聖歴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徐堅為判官堅屬文典



雅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

御史才

喬琳歴果綿遂懐四州刺史嘗謂録事叅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琳曰能知吾失御史才也白帖云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録事叅軍

歴城避暑

見伏日

香山賞雪

宋天聖中錢文僖公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一日謝歐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文僖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苦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遂歸也

王勃重名

唐王勃年未冠以重名調補虢州參軍才大官小拂衣

而遊天下

明鎬貴相

宋薛奎為開封府明鎬為幕曹奎以公輔期之或問何以知公曰其為人端重且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後鎬果至叅知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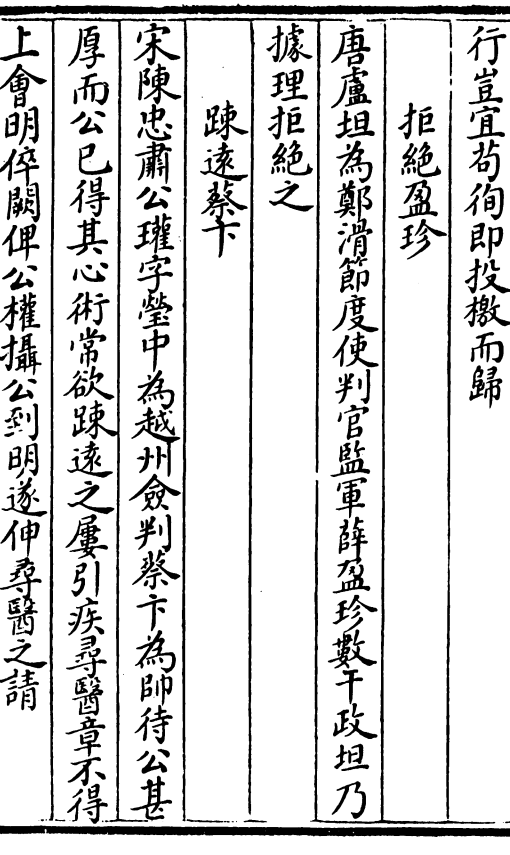
不從太守

宋李承之字奉世為明州司法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辯承之毅然敢言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

公公自斷之可也若在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而止

不徇監司

宋張九韶字子韶僉判鎮東軍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敢有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㦃無涯之苦民有冒醝禁事連旁郡者府屬縣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止數人餘皆良民若盡追繫苛擾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



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

拒絶盈珍

唐盧坦為鄭滑節度使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乃據理拒絶之

踈遠蔡卞

宋陳忠肅公瓘字瑩中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俾公權攝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

雍州妙選

梁王建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記室叅軍弟觀兼書記沈約任昉與革書曰雍州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浙西高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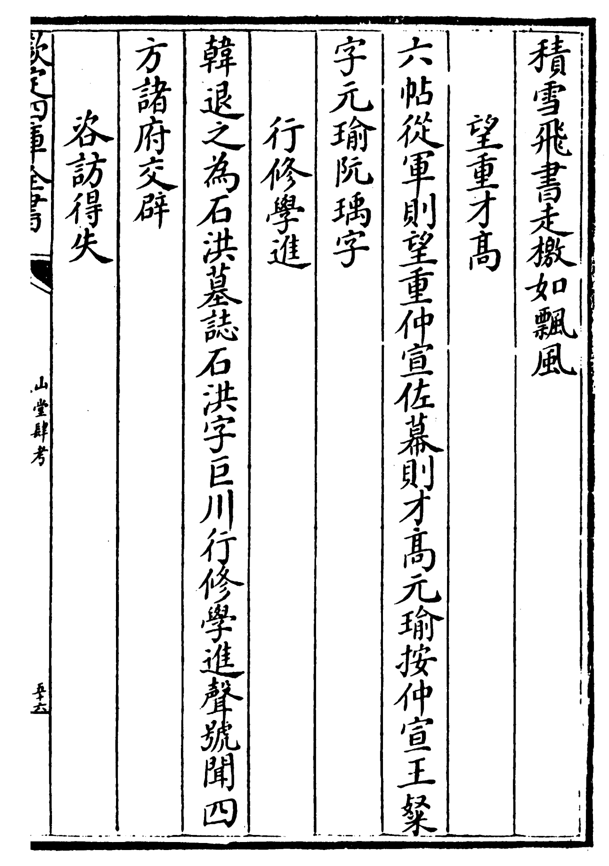
唐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又王質字華卿為宣歙觀察任幕府者若裴夷直趙晢李行方劉蕡皆一時高選

含思揮毫

唐李文饒集非天機殊健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刀為之滿志師文鼔瑟妙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

飛書馳檄

李德裕太原府掌書記廳壁記揚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李白送程劉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唯道三數公綉衣貂裘明



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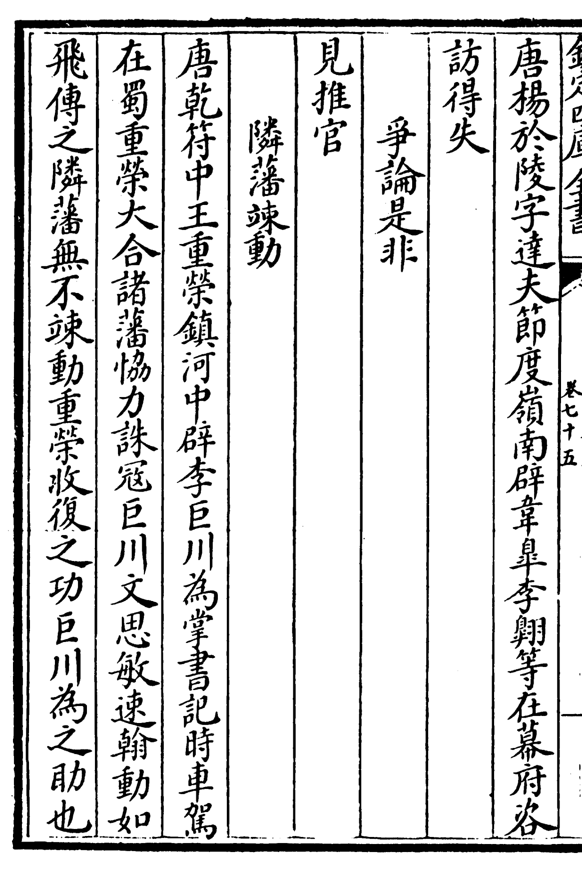
望重才高

六帖從軍則望重仲宣佐幕則才高元瑜按仲宣王粲字元瑜阮瑀字

行修學進

韓退之為石洪墓誌石洪字巨川行修學進聲號聞四方諸府交辟

咨訪得失



唐楊於陵字達夫節度嶺南辟韋臯李翺等在幕府咨訪得失

爭論是非

見推官

隣藩竦動

唐乾符中王重榮鎮河中辟李巨川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重榮大合諸藩協力誅冦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隣藩無不竦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為之助也

侯印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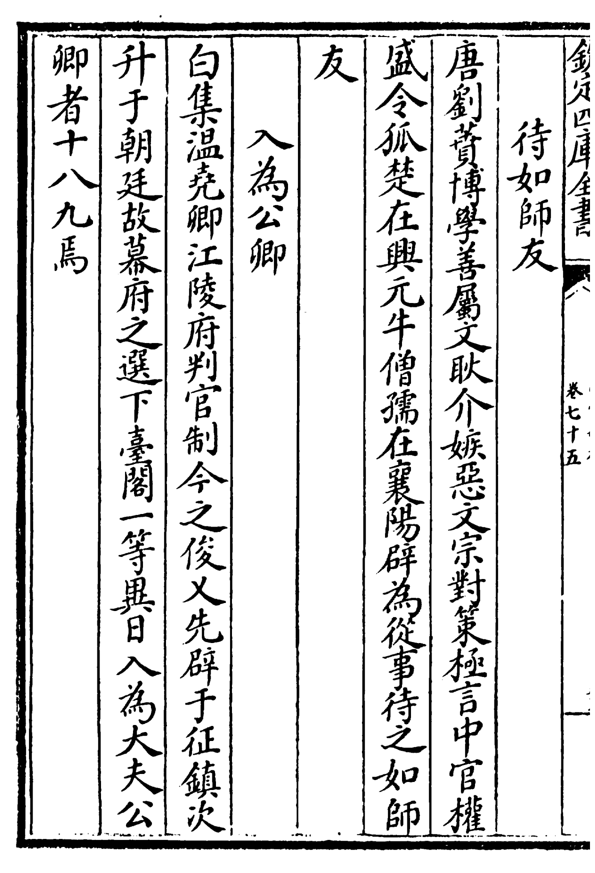
温庭筠送郭書記詩賓筵得佳客侯印有光輝

直言箴規

唐劉悟節制鄭滑奉賈直言置幕中凡悟纎微乖失必盡理箴規以是美譽日聞

鳴謙學識

唐浙西觀察使李棲筠虚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彦判官許鳴謙有學識常待以異席事多咨之



待如師友

唐劉蕡博學善屬文耿介嫉惡文宗對策極言中官權盛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辟為從事待之如師友

入為公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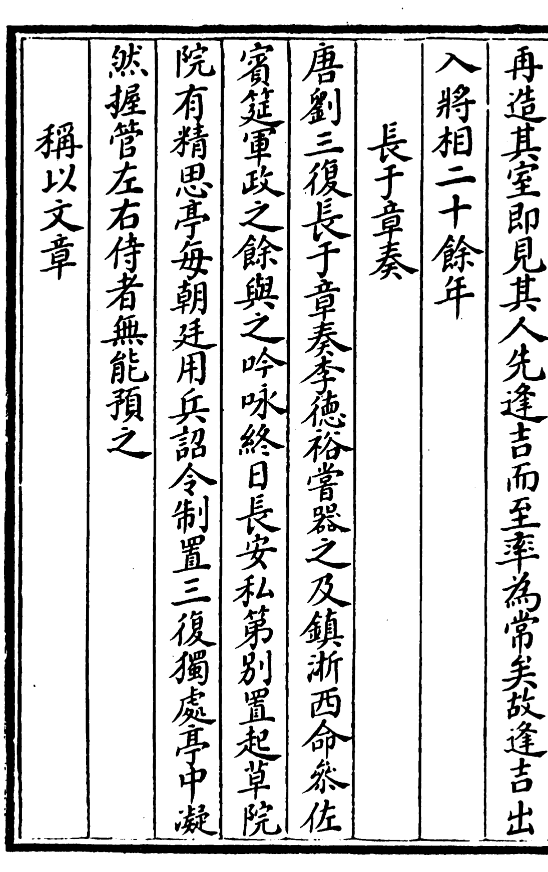
白集温堯卿江陵府判官制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判官入相

原化記唐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相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曰其妙擇賔僚豈無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紗籠見丞相

從事入相

唐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有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胄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



再造其室即見其人先逢吉而至率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長于章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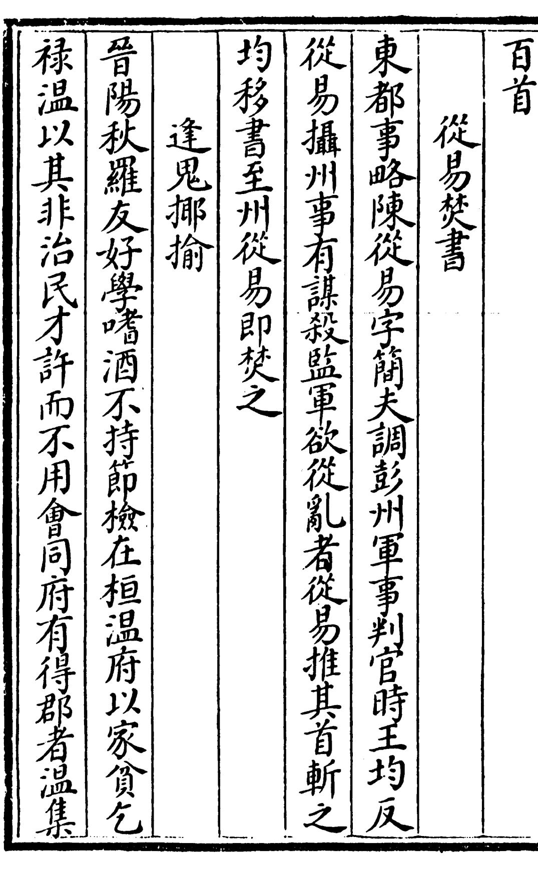
唐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嘗器之及鎮浙西命叅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長安私第別置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三復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稱以文章

唐權德輿字載之未冠時即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李兼杜佑裴胄交辟之

胡曾詠史

唐胡曽邵陽秋田人長于才幹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四川乃置門下時雲南叛乘傳入川辭旨不遜使幕客各撰書答之曽辭云四方之于中國猶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赴東海天地尚不能違況于人乎駢盛稱之自是箋奏皆出其手遂成安定集十一卷外有詠史詩



百首

從易焚書

東都事略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時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軍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焚之

逢鬼揶揄

晉陽秋羅友好學嗜酒不持節檢在桓温府以家貧乞禄温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會同府有得郡者温集

僚佐餞之友獨後至温怪問之答曰昨奉教旨旦出門
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
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
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
吏民所安

為帝倚任

唐徐彥若為清海軍節度使卒于鎮行軍司馬劉隱主
留務時方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或他有以事上陳于

帝者帝必曰汝當問彦若其所倚任如此

山堂肆考卷七十五

山堂肆考卷七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縣尹上

歷代沿革周制四百里為縣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縣大而郡小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其職一也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尹戰國以来

郡大而縣小秦有縣令長漢因之凡掌其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凡縣道國邑共千五百八十七列侯所食縣為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卒皆不治宋政和以来太平盛時人皆重内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靖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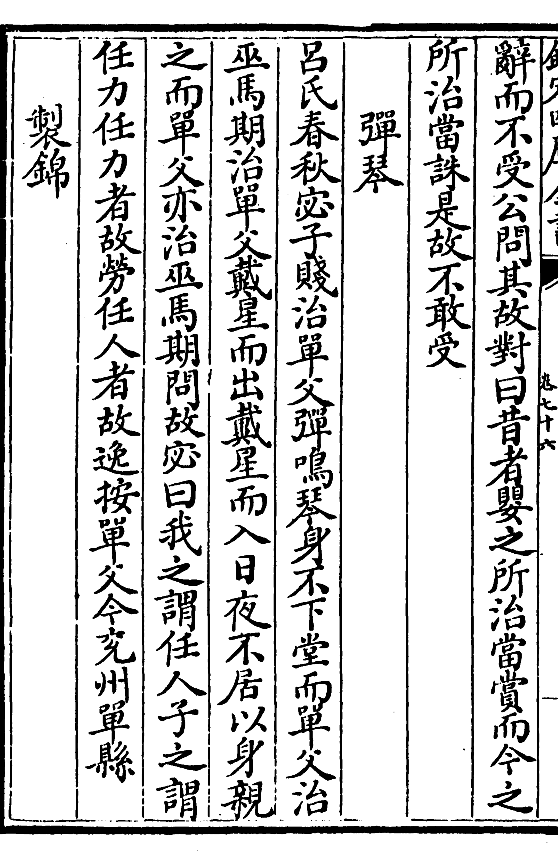
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乾道二年御筆令後非兩任縣
令不許除監察御史至是其選復重

無喜無愠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左
傳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當賞當誅

齊晏子為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悅召免之晏子
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之二年而譽聞于國公將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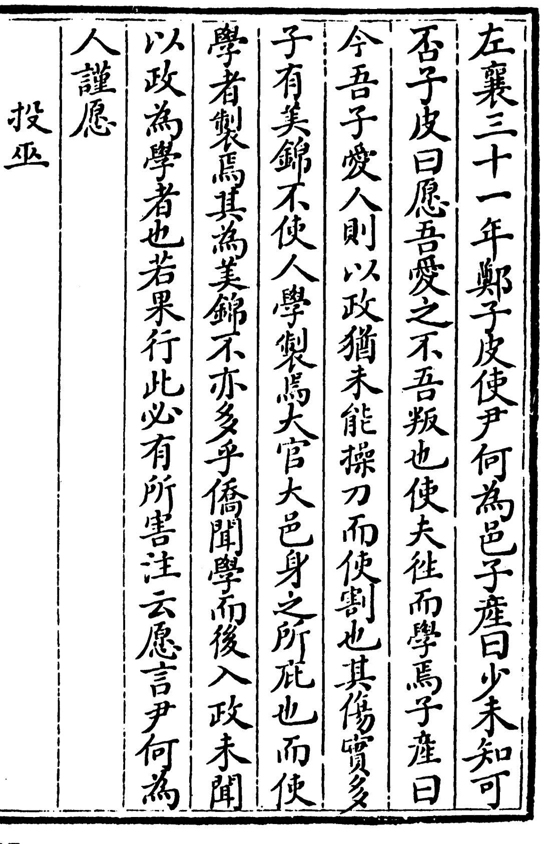


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彈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治單父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按單父今兖州單縣

製錦



左襄三十一年鄭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為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注云愿言尹何為人謹愿

投巫

西門豹戰國人魏文侯時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歳歛民錢為河伯娶婦巫徧視良家女子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没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来漂溺其人民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幸来告我吾亦往送女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豹曰呼河伯婦来視其好醜即将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即令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

豹曰是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中豹簪筆向河立待良久曰嫗與三老不來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皆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為十二渠以溉田

說賊

唐李大亮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賊營說其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遂降

請史為書

家語宓子賤仕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不得行其政請君近史二人與俱至官使書之書輙使掣其肘書不善又怒之二史辭歸報魯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則又怒臣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豈以此為諫乎魯君寤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使人告之曰從子之制後宓子遂得行其政單父治焉

尊賢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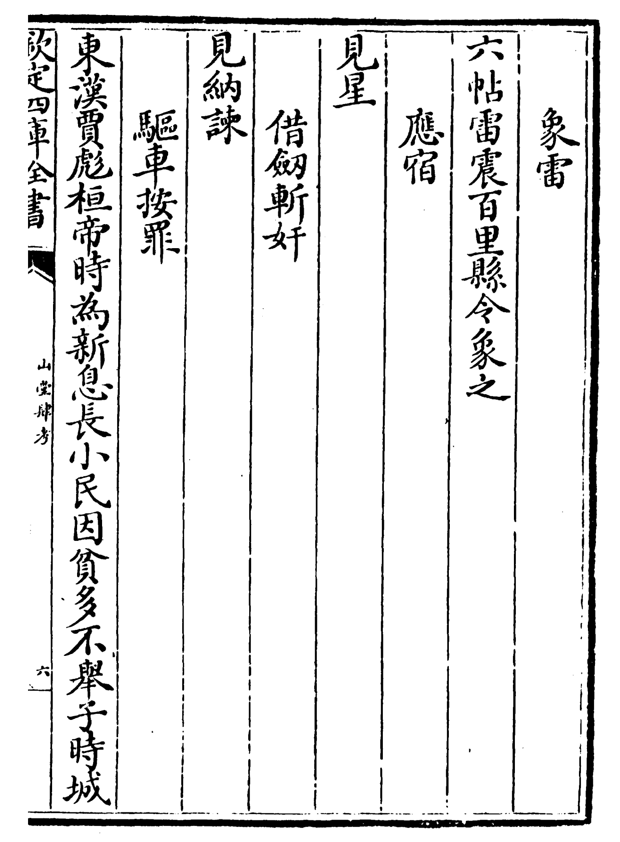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若食者魴也其魚慱而味厚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鱎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治民猶牧羊

漢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武帝朝願輸家財助邊召拜中郎式不願為郎令牧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之道亦猶是矣時其起居惡者斥去毋令敗羣上竒其言拜緱氏令

宰邑如烹鮮

列子曰宰大邑者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餒白帖善理人者如驅雞



象雷

六帖雷震百里縣令象之

應宿

見星

借劒斬奸

見納諫

驅車按罪

東漢賈彪桓帝時為新息長小民因貧多不舉子時城

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按致其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男名賈子女名賈女

三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寛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

稱其三善何也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按蒲即今大名府長垣縣

十奇

宋嘉祐中王允規知河清縣軍民歌詠有十奇一奇吏

民不識知縣兒二奇榻却曹司舊肚皮三奇買物例價不相虧四奇平心處事盡無私五奇街頭不見凶頑兒六奇蝗蟲不入境内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不孝不敢為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

馴雉

東漢魯恭為中牟令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

陌俱在桑中有雉過旁有童子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来者察君之政迹爾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也童子有仁心三也還以白安安上書言之帝異焉按肥親掾姓名

飛鳧

東漢王喬明帝時為葉令有神術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其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来舉網張之但得雙舄尚方諦視則所賜尚

書官屬履也

分捕少年

漢尹賞字子心為長安令長安中閭里少年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墨丸者斫文吏白丸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刼死傷橫道賞至縣乃穿地數丈名虎穴雜舉輕薄少年惡子姓名悉記之遣人分行收捕納虎穴中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

先問大姓

東漢周紆字文通章帝時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如馬竇等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貴戚跼蹐京師肅清又宋魯有開字元翰青州壽光人始居亳知確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飛蝗不入境富弼謂開有循吏風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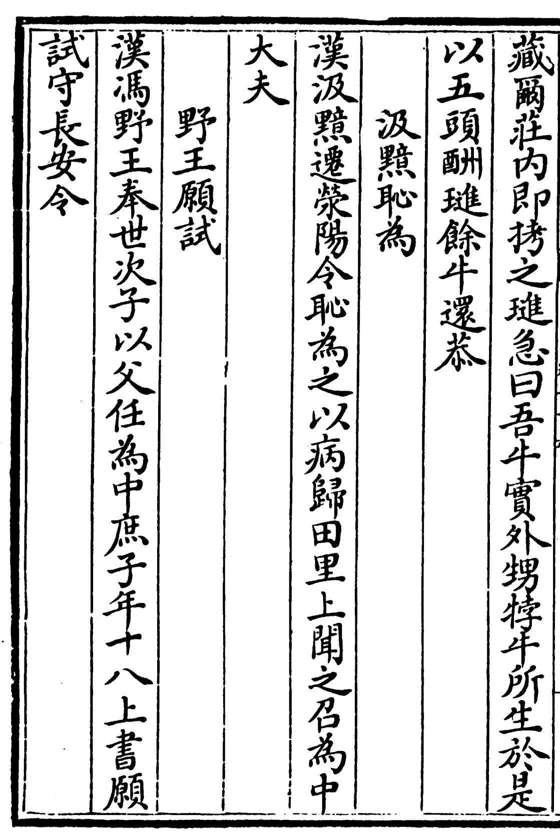
呪虎

東漢童恢字漢宗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呪之曰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是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視恢鳴吼跳躍自奮遂令釋放吏人為之歌頌按不其即今萊州府即墨縣

斷牛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與元武縣隣界元武民以牸牛往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及民歸婦家不與牛民訴縣

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因令左右縛民䝉首過婦家村中云此盜牛賊召村中牛主悉集各質所來婦家不知其故恐連及指其訴牛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䝉曰此即女婿可以此牛還之婦家叩頭伏罪元武縣聞之大慙又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欲往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璡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璡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訴之子雲收入獄捉璡至曰賊盜得牛三十頭



藏爾莊內即捞之璡急曰吾牛實外甥犢牛所生於是以五頭酬璡餘牛還恭

汲黯恥為

漢汲黯遷滎陽令恥為之以病歸田里上聞之召為中大夫

野王願試

漢馮野王奉世次子以父任為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以義刑人

漢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死

以信待物

唐洪少卿貞元中為蘭溪令以信待物以勤集事賦平人和節度使盧羣嘗稱其如精金百鍊良驥千里

放囚還家

東漢虞延字子大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囚徒還家囚感恩德如期而至又晉曹攄字顏遠為臨淄令嘗辨寡婦寃歲暮行獄閔囚有何親戚答曰有父母在乃憮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願見家當如期還獄否衆泣曰若得暫歸死且無恨攄於是開獄放之至期相率而還一縣嘆服號曰聖君

枷囚立市

後魏高謙之為河陰令有盜以囊盛瓦礫指為錢物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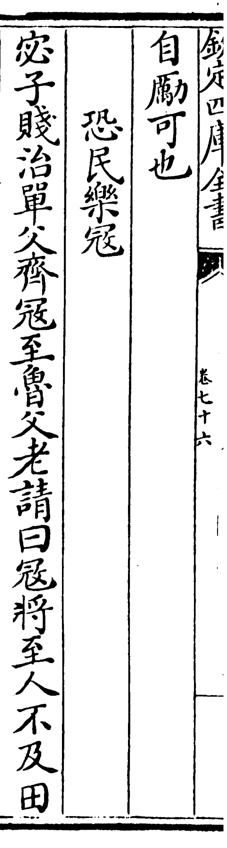
市人馬逃去謙之僞枷一囚立於馬市中有二人在旁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問悉獲其黨

人不忍欺

東漢卓茂字子康爲密令視人如子人不忍欺教化盛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

吏皆引去

魏高柔字文惠爲管城長縣中奸吏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吏有過者容之諸君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引去皆



自勵可也

恐民樂寇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人不及田刈麥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讓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民將樂有寇也

咎民惰力

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

何惰耶咎而遣之

愛鱄

宓子賤為單父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輙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輙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

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初至縣乘牛車歳餘生一犢及去謂主簿曰令来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留之而去

開倉賑民

東漢桓帝時韓韶為嬴長流民萬户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頴川四長淑為當塗長韶為嬴長寔為太

丘長皓為林慮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淑等皆潁川人也故曰潁川四長

設科募士

東漢虞詡字升卿安帝時鄧騭惡詡欲以事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危之詡曰明府不憂願寬假轡策

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乃設三科募壯士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輙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奉法不黨

楚令尹虞丘子薦孫叔敖於莊王曰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為國老以叔敖為縣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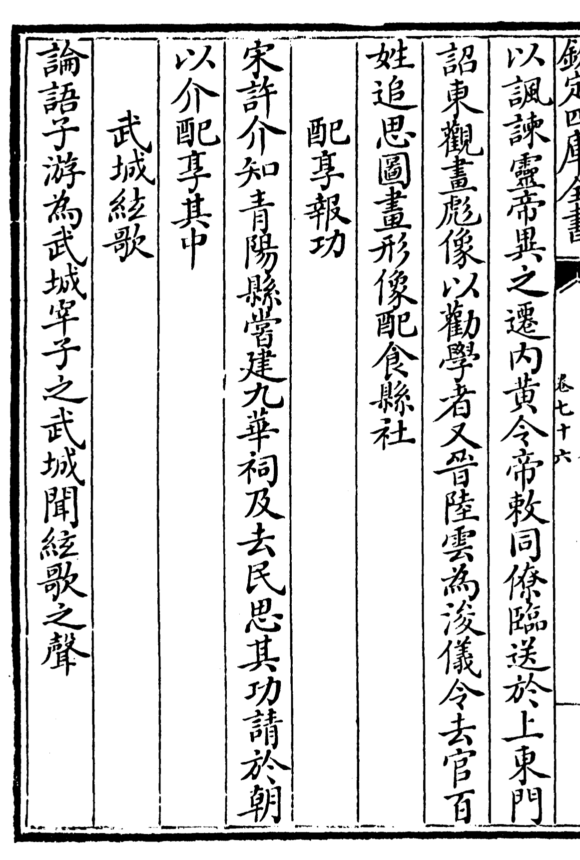
後虞丘子家人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為政得中

唐韋抗為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齊肅華轂繁劇為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

畫像勸學

東漢高彪字義方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



以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黄令帝敕同僚臨送於上東門

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又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

姓追思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配享報功

宋許介知青陽縣嘗建九華祠及去民思其功請於朝

以介配享其中

武城絃歌

論語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萍鄉更鼓

宋張希顔景徳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来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修葺田疇皆墾闢至縣則廛肆無賭慱市肆不諠譁夜宿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嘆曰希顔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

同聲謂之不煩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

所至樂其不擾

宋吳育為政寛簡所至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嘗知襄城縣宗室宦官往来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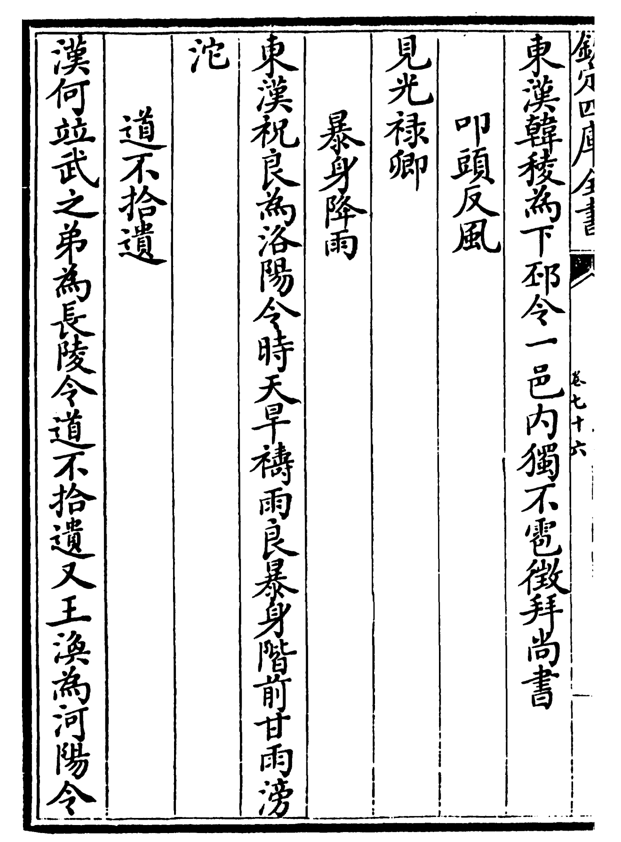
慶元中有景時者字秀發華亭人知吉安府龍泉縣水

沴之餘一意拊摩催科不迫脩學校建樵樓縣倉嘗曰吾於龍泉政事無以踰人惟不擾二字始終守之

甑中生塵

漢范丹字史雲好違時絶俗為激詭之行成帝時為萊蕪長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所止單陋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按萊蕪縣名今屬濟南府

邑内不雹



東漢韓稜為下邳令一邑内獨不雹徵拜尚書

叩頭反風

見光禄卿

暴身降雨

東漢祝良為洛陽令時天旱禱雨良暴身階前甘雨滂沱

道不拾遺

漢何竝武之弟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又王渙為河陽令

道不拾遺商賈露宿唐張允濟為武陽令有人夜行遺錦袍行十里方覺曰吾境無拾遺者還取果得之

庭可張羅

隋劉曠為䔲鄉令七年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絶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髙頻薦之以為莒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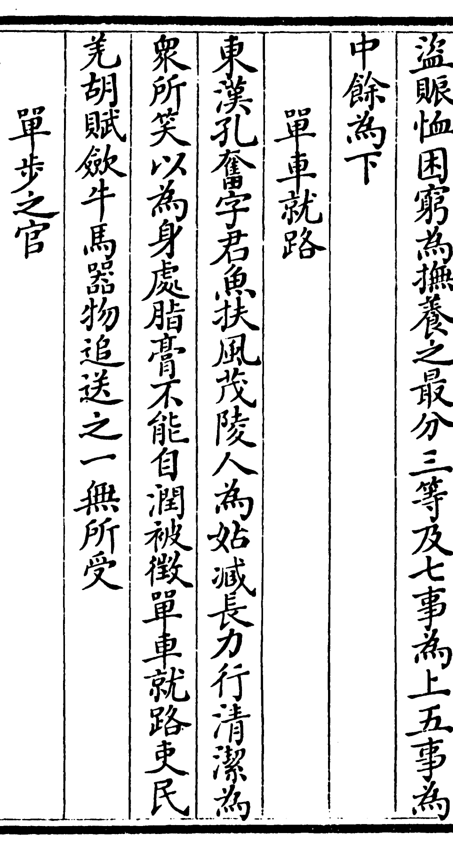
綏德撫仁

東漢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徳弱者撫之以仁

敦業崇利

唐制縣有六等之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掌導揚風化撫字黎甿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京都所治為赤縣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地之美惡為差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

又宋哲宗朝吏部上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上善



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賦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屏除奸盜賑恤困窮為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

單車就路

東漢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為姑臧長力行清潔為衆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被徵單車就路吏民羌胡賦斂牛馬器物追送之一無所受

單步之官

魏志崔林除僞令清貧單步之官又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至午後不與芻豆曰令作齋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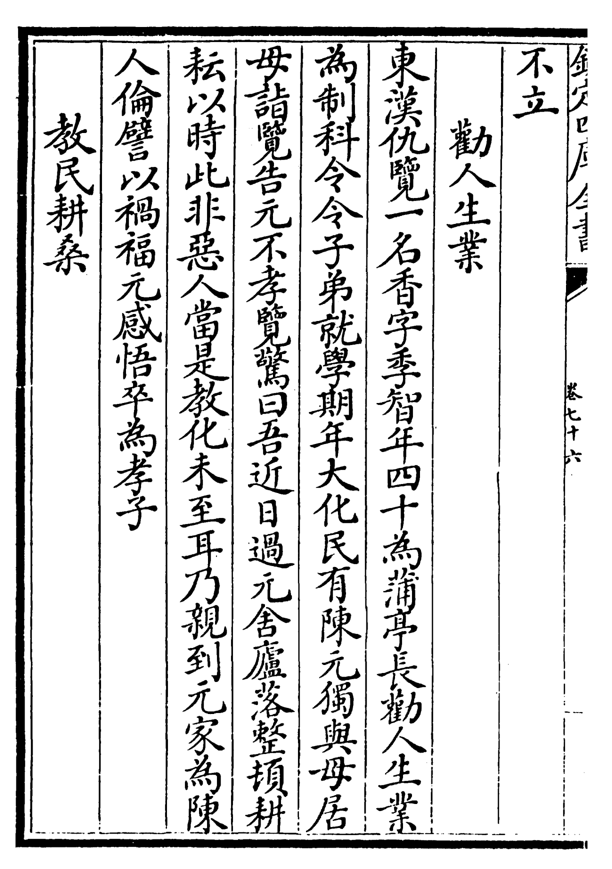
不謝公主

東漢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宣格殺之光武使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勑彊項令出宣卒家無餘財以布被蓋尸妻子守哭帝嗟嘆賜以金帛按彊項言不低屈也　出楊震傳注後唐主曰吕琦彊項肯

視朕為人主耶亦是此意

不承貴人

梁沈巑之吳興人性疎直為丹徒令自以清介不事左右譖言日至遂鎖繫尚方嘆曰願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何故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巑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来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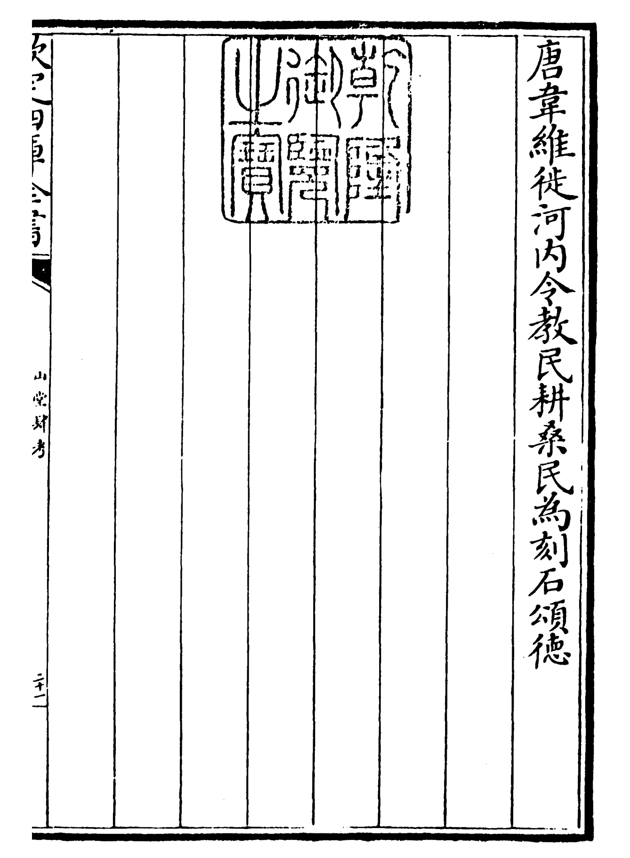


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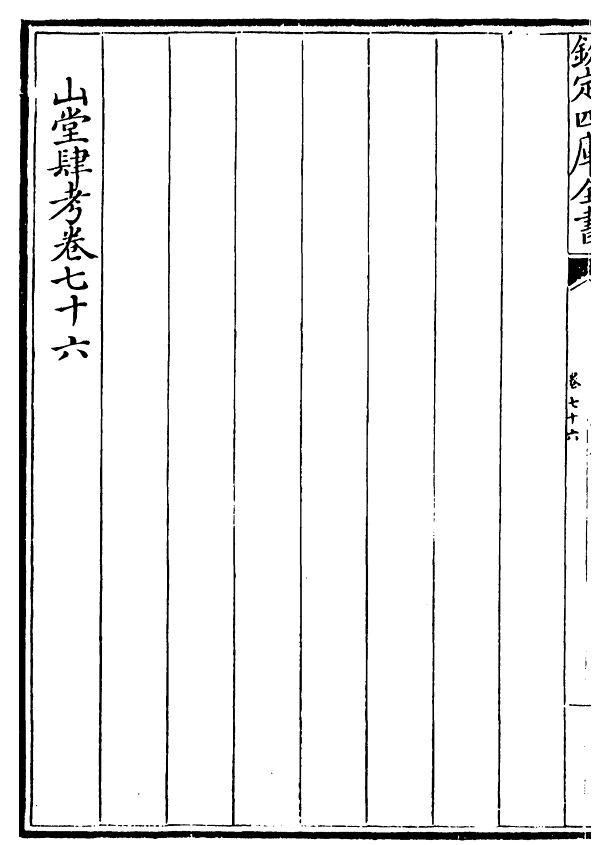
勸人生業

東漢仇覽一名香字季智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子弟就學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

教民耕桑



唐韋維徙河内令教民耕桑民為刻石頌德


山堂肆考卷七十六